胀略减。以证情论，仍宜攻下，仍用原法加减。

生川军五钱(后入)　冬瓜仁一两　桃仁八十粒

粉丹皮一两　当归五钱　芒硝三钱(冲)

杜赤豆四两，煎汤浓后入前药。

姜佐景按：史君持本方至药铺配药，铺中面有难色，曰：安用若许剧药耶？史君曰：毋虑，此种药予已屡服之矣。铺中人曰：然则此郎中年几何矣？曰：七十余龄矣。曰：然，是诚有经验学问之医也，乃慨予药。据史君言，服后四小时即得便下，较向之服予方，用大黄三钱，须逾十小时方得下者，爽快多矣。其夜所下最多，皆黑色臭秽之物。更衣频数，至不可数。而快下之后，腹痛大减，肿胀亦消，次日乃来二诊。

二诊　昨用大黄牡丹汤，加当归、赤豆。所下黏腻赤色之物，非脓非血。此种恶浊久留肠中，必化为黑色之河泥状。服汤后，肠中有水下行，作辘辘声。盖此证肠中必有阻塞不通之处，故谓之痈。痈者，壅也。然则不开其壅，宁有济乎？病根未拔，仍宜前法减轻。

生川军三钱　丹皮五钱　桃仁五十粒

当归五钱　冬瓜仁一两　赤芍五钱

芒硝二钱(冲)　败酱草五钱

杜赤豆四两，煎汤后入前药。

姜佐景按：史君服此方凡二日，计二剂，夜间皆大下，甚至疲于奔波床笫与便具之间。所下除河泥状污物外，更有白色之脓水。下此水时，每作剧痛。史君自曰：计吾三日夜所下之物，当已满一器有半。吾腹虽大，乃何来若许污物，斯亦奇矣！

第三日，史君服此原方，余亲访之于其私宅。史君曰：我昨未告老师以所下之物如河泥状，而老师立案，乃径曰："必化为黑色之河泥"，噫，何其神也！余笑颔之。坐谈有顷，因询史君以得病之由，曰："昔年患病，常不服药。家严笃信仙佛，每以香灰令服，病因其在此乎？"但斯时史君所下者，已由黑色渐变为紫红之咖啡